

巧立名目

一九八八年央視春晚上有個諷刺公款吃喝的相聲，名字叫《巧立名目》。某科長想吃烤鴨，發現日曆上記載着巴甫洛夫的介紹，便一本正經地提出：「為了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為了進一步推動科普活動的深入開展，為了紀念俄國著名生理學家巴甫洛夫誕辰一百三十九周年……決定，在全聚德烤鴨店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巴甫洛夫與烤鴨有關係嗎？有啊！一提到吃烤鴨，嘴裏馬上就流口水了，這就很符合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學說嘛。

九十年代內地電視情景喜劇《我愛我家》有一集《名門之後》，女主人公和平宣稱自己是清朝和珅之後，便四處張羅舉行「紀念和珅誕辰二百四十周年預備會議籌備會議」，丈夫賈治國也不甘落後，「考證」出自己是南宋大奸臣賈似道後代。結果來參加會議的，都是借機拉贊助、要錢、找工作、上訪等各色人物。

舞台上本是戲說。現實中，卻不乏入戲之人。河北涿州「紀念張飛誕辰一千八百五十五周年」，重慶與成都就聯手舉辦「紀念劉備託孤一千八百周年學術研討會」；河南溫縣召開「司馬懿文化研討會」，南陽就舉辦「紀念諸葛亮仙逝一千七百九十年座談會」……種種名目，令人眼花繚亂。當然，從來不乏高大上的「宗旨」，諸如挖掘歷史、弘揚精神、豐富文化、振興旅遊云云。

歷史人物固然值得銘記。然而，種種「周年」，多是生拉硬扯，牽強附會，格調不高卻又強行拔高某種主題，找根雞毛當令箭，徒然耗費公帑，也有失嚴肅性。錢花了，會開了，遊山玩水了，酒飽飯足了，扯掉會場內外紅紅綠綠的彩旗標語之後，真能留下什麼有分量的成果嗎？恐怕也就跟紀念巴甫洛夫的烤鴨差不多，化作肚子裏的油水了。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麻花傀儡」

信不信由你，愛吃麻花的人，很容易「暴露年紀」。畢竟在我們小時候，可選的零食不多，能兼具解饑和果腹功能的更是鳳毛麟角。數來數去，誰都不及麻花有這樣「元老級」待遇，那些跟麻花一起走過歲月，就像一張張膠片剪影，莫名其妙在成長路上變得鮮活、精貴起來。

小時候吃麻花，想隨心所欲還不斷供，是需要一些「謀略」的。記憶中最早出現的種類個大、敦實，彷彿就要脫離「麻花」範疇，向着主食陣營一去不復返了。為了模糊自己「嘴饑」「調皮」的形象，不說吃零食，說餓了是最好的辦法。時間尤其要選在兩頓飯之間，未有其他食材準備就緒，打得家長們一個措手不及。東北的麻花大多是發麵製作，炸好之後外酥裏嫩，如果不是真的餓，光掰下最外層的酥皮，嫩黃油亮，能香到滿嘴滿臉、回味無窮；反之就一起送進嘴，內裏蓬鬆柔軟，比饅頭多了幾百倍的香甜，絕對是一舉多得。當然，我也曾因為掰得太誇張，在我行我素的魔咒裏「利令智昏」，讓好端端的麻花「衣不蔽體」而遭遇過幾頓暴揍。

後來麻花品類多起來，才知道每個地域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從老北京的「撒子」，到川渝餐桌上可以入饌的碎麻花。但我的最愛卻變成了能隨時開袋的小麻花，拋去藉口和矯飾，成年人的零食，可真的是光明磊落啊。不管何時何地，只看心情就能「出場」。手指大的小麻花勾起來聲音動人，無比清脆，每次拿出一個，就像拆盲盒一樣飽含期待，芝麻味的經典、椒鹽味的妖嬈，我最愛外表刷過蜂蜜的，脆亮的外皮，輕盈的內芯，一口一個油脂和糖分的雙重暴擊，「墮落」得無怨無悔。再回憶起小時候，那些年的放縱從不回頭，而現在的自控卻充滿了英勇。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逢周二、三、四見報

「微信讀書」上線了一項新功能「AI問書」。閱讀時碰到不明白的地方，劃出來向它請教，它很快就能列出相關資料。於是，有人聯想到「紅袖添香伴讀書」，將AI比作陪伴讀書之「紅袖」。又有人將「伴讀書」改為「夜讀書」，遐想空間頓時倍增，是否還能安心讀書，反成了個問題。不過，「紅袖」充滿粉色浪漫，歸屬於「氣氛組」，幹的只是添香的活兒，並不承擔講經註典之任務；而AI問書則堪稱閱讀私教，幫你解決專業問題，如果想和它搞曖昧，只怕風情

難解，自討沒趣。因此，與其把助讀的AI比作「紅袖」，不如比作「老爺爺」，也就是網絡小說裏的「隨身老爺爺」，當主角遇到困難時，老爺爺總會及時解答。況且，這位AI先生腹笥豐贍，正是飽讀詩書的老學究形象。

當然，AI不會真的閱讀圖書，它只是快速調動書庫的資料，提供理解問題的素材，真的答案仍要讀者自己去尋找。而且，閱讀是穿行在上下文語境中的旅行，離開了原著語詞的密林，很難捕捉書中真意。對於一些專

有的概念，AI問書常常露怯，答非所問。

我讀一本唐史方面的書時劃出「神都」，以此試探AI的本事。結果，它為我找來了不少資料，其中有武則天改洛陽為「神都」這一正解，以及女皇建設「神都」的簡略情況，大部分則是關於雲南大理的一座古廟。AI似乎無法分辨武周之「神都」與滇地之「神都」風馬牛不相及，一股腦兒都擺在我面前。這個答案當然稱不上完美，卻給我增加了一些新的知識，原來現存確有名為「神都」的

建築，乃典型的白族本主廟，被當地百姓稱為「建國神宮」，祭祀的是地理皇族段氏的遠祖，名叫段宗榜。

閱讀在本質上是從已知走向未知。答非所問的AI像印錯了的地圖，沒能精準導航，卻通過鏈接多樣化的未知給了我許多新的知識。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嚼得苦菜根

高考成績陸續公布，幾家歡喜幾家愁。在老家的大哥一早打來電話，說侄兒考分有多少，進入大學本科批次是沒戲了，詢問專科院校是否可讀云云。我根據自己的經歷和認知，試着給出建議：「再復讀一年？」復讀，就是再讀一年，明年再考。說着容易，但再「戰」一年，日子肯定難捱。

出生在考生最多的省份，又非捷才，第一次高考失利，我自己就復讀過一年，高三（正常的話，這是內地中等教育階段的最後一年）之後又一年，我成為學校裏的「高四」生。不

過不要緊，進入複習班，見到許多成績未達預期的同學，彼此互道一聲「你也來了！」就開啟了攜手並肩的復讀生活。

為了不干擾應屆生的學習進度，復讀生會單獨成立新的班級。在複習班，「高四」生並非「元老」，因為一些學生第二次高考失利後還會再復讀；他們是「高五」生，甚至還有即將四「戰」高考的「高六」生。事情做到極端，往往讓人印象深刻，我今天仍記得學校裏的兩個復讀生：一位是學兄，前兩次高考總是差幾分就能上清華大學，第三年復讀最終如願；

另一位是學弟，他復讀了六年，最早的同學都已上完大學參加工作，他還在復讀，也許是厚積薄發，這位經多年復讀勉強上了普通大學的學弟依舊勤奮努力，現在天不負地在內地一家頂級研究所深造。當然，並不是每個人的復讀都遂了願。

以前挖苦「老秀才」，有一個笑話，講縣官考「童生」，至晚忽聞鼓角喧鬧，問是怎麼回事，看門人說：「童生拿差了柺杖，在那裏爭認。」多年一考再考，可不是童生都到了要拿柺杖的年紀？

一些朋友可能會認為，青春無

價，有學上即可，浪費在枯燥的考試上不值當。站在復讀多年的這幫「老秀才」面前，我則充滿敬意，為了心中更美好的未來，他們沒有抱怨，而甘願在今天吃苦，僅這般毅力、志氣，就值得投去欽佩的目光。明代洪應明編著《菜根譚》，寄意「嚼得苦菜根，百事可為」。說一句「心靈雞湯」：青年期齒利，不正是嚼得下苦菜根的時候嗎？

樸散爲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白蛇新傳》匯聚新進

粵劇是香港最傳統和具代表性的表演藝術，雖說近年的普遍性已不媲美從前，但是民間參與程度仍然不弱，受眾不少。粵劇仍然能夠具有「生命力」，不單因為其娛樂性和藝術性，亦在其文化底蘊。由是，香港現時的粵劇界大致可分為兩大門類：職業戲班舉辦的商業性演出，概括而言，即是觀眾購票觀賞職業演員的表演；另外就是學術研究和保育傳承，前者是將粵劇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予以保護，後者是坊間的愛好者將粵劇作為興趣而加以傳揚。香港有

不少「票友」，即是業餘唱家，閒時以玩票性質唱曲以致登台表演，又或是戲劇導師開課教授兒童及青少年粵劇基礎課程，都屬於傳承門類。

今年是劍心粵劇團三十周年誌慶，該團主要負責人梁森兒多年來開設不同班組，教授兒童、青少年和成年愛好者粵劇技巧和知識。前陣子「劍心」舉行了多場紀念演出，當中我觀賞了《白蛇新傳》。

《白》劇乃梁森兒於二〇〇九年為該年度的學員編寫的劇本，內容包含《白蛇傳》一直以來流傳的所有細

節，包括遊湖、驚變、盜仙草、水漫金山、斷橋產子、仕林祭塔。是次再演《白》劇，由歷年來曾於「劍心」學藝，現已投身職業演員行列的新秀擔綱演出。當中關凱珊是「劍心」的核心成員，早已是本地職業戲班的中流砥柱；陳紀婷、吳倩衡和梁芷萁的班齡相對較淺，各人都曾授業於「劍心」，是次分別飾演白蛇、許仙和青蛇，各人的行當合適，表演賣力。除此之外，「水漫金山」場次由兩名兒童演員飾演僧人，另有十多個不同年齡的兒童演員擔演兵將，雖然出場時

間不多，但仍用心演出。綜觀而言，《白》劇反映「劍心」三十年來培育粵劇新秀作出的不少貢獻。演出當晚，劇場曾出現電力故障而即場搶修約二十分鐘，觀眾都耐心等待演出，可見「劍心」不乏支持者。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田園中的彩虹

六月二十八日是十六世紀佛蘭德斯繪畫巨匠彼得·保羅·魯本斯爵士誕辰四百四十七周年。鑒於在其輝煌的藝術生涯中高產且涉獵廣泛，創作題材涵蓋宗教歷史畫、肖像畫、風景畫、寓言畫甚至「花環畫」，許多古典名盤均選擇其畫作用於封面。本周應景地選擇一張以魯本斯風景畫為封套的唱片，由德國廠牌ORBIS灌錄並發行，美國指揮大師洛林·馬澤爾執棒柏林愛樂樂團所演繹的「樂聖」貝多芬名曲《第六號「田園」交響曲》和《十二首鄉村對舞》。封套採用的是魯本斯晚年榮歸故里之後的風景畫

名作《有彩虹的風景》。

畫作描繪了魯本斯在退休後於故鄉買下的海特·斯蒂恩莊園外的自然風光。從一六三六年到一六四〇年的每年夏天，畫家都在此不厭其煩地將每天不同時段的各色風景記錄下來。《有彩虹的風景》是以鳥瞰的視角描繪了家鄉城外雨過天晴露出彩虹的鄉間絕美景觀，這種類似今日手機廣角鏡頭的取景也是最早出現在尼德蘭地區。前景有幾位村民正在從事農活——有的駕着運送乾草的車、



有的在放牛，還有擠牛奶的農婦頭頂陶罐似乎剛結束這一天的勞作。畫面近三分之一的空間被雲捲雲舒的天空所佔據，一道彩虹劃過陰雲密布的上空，倒影灑在畫中央牛群旁的小溪中。畫面右側深棕色的土地與左側透過烏雲照射在大地上的明快色調形成鮮明對比，而茂密的樹林相較於左側遠景開闊的平原和淡藍色的遠山同樣為畫面注入了疏密相間的節奏感。畫中的幾處高光既有空中劃過的彩虹，還有左側的乾草垛

和右下角一群正在河畔棲息的野鴨，足見魯本斯對日光透過雲層的不規律斑駁光影觀察得尤為仔細。由於版式所限，封套僅截取了人物最多的鄉間局部，頗應《「田園」交響曲》的景。

「碟中畫」貝多芬《第六號「田園」交響曲》&《十二首鄉村對舞》/《有彩虹的風景》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芋魁煮米飯

隨學生到石門，不熟環境，只能網搜餐廳。學生喜吃點心，何不覓店飲茶。以前飲茶多到茶樓，現在茶芥費用不少，食客更精打細算，倒不如直達點心舖。點心以外，其他免問，吃飽離座，純粹吃一頓飯，不再需要閒坐時光。

點心舖在安睦路旁商場，乘扶手梯，到達二樓。食肆不大，餐桌稍擠，有食客一看調頭，明顯不想「貼身」用餐。侍應留不住客，大嘆可惜，寸金尺土，生意難做。我與學生隱蔽一角，自有天地，食肆奉水，不另收費。鳳爪、燒賣、牛百葉，調味不錯，比不少屋邨茶樓要好。食肆推介燉湯，夏日暑熱，暫不點選。反而另選名物「籠仔蒸飯」，飯配排骨、臘腸，配搭惹味。飯在荷葉上蒸，清香不爛，略具水準。

蒸飯另雜芋頭碎絲，平衡肉膩，效果很好。古人早有入芋蒸飯，清代《知止齋詩集》載詩提到：「曉霧冥濛暑氣清，眼前行潦尚縱橫，芋魁煮

飯瓜廬底，中有田家笑語聲。」晨曉霧氣迷蒙，夏天看流水淙淙，身處郊外田舍，用芋頭煮飯，其樂無窮。「芋魁」所指的就是芋頭，「魁」正有「頭」的意思。古代薯芋，常用於雜米煮飯、煮粥，明代《本草綱目》有記載：「芋粥，寬腸胃，令人不飢。」吃粥開胃，芋頭澱粉豐富，具飽足感，啖吃健康，滲米同煮，可節省不少穀米。

現時菜式，仍多用芋頭，清代《廣東新語》談到：「廣芋之美者。首黃芋。次白芋，次紅牙芋，皆小。惟南芋大，南芋色紫生沙甚可食，而白者尤良。」芋頭種類多，紫芋、白芋常見，「紅牙芋」即「紅芽芋」，頭生紅芽，屬現在所說的「芋仔」一類，反倒黃芋已不多見。芋頭、番薯與稻米同為主糧，均會用於祭祀。

古聞港食

蕭欣浩

逢周三見報

長痛不如短痛

前不久得了俗稱「痱滋」的口腔潰瘍。吃飯、喝水甚至說話，總會在毫無準備的時候不小心碰到患處，尖銳的刺痛感猝不及防，讓人苦不堪言。原本以為捱兩天就會自然恢復，沒想到三四天都沒有好轉跡象。最終，只能咬咬牙下定決心用痱滋啫喱解決。

總是覺得這種治療方式相當「哲學」，簡直是「長痛不如短痛」的最佳詮釋。我已經不記得上次用痱滋啫喱是什麼時候，但將啫喱塗上患處時鑽心的疼痛感卻記憶猶新。唉，沒辦法，為了不在之後幾天的時間裏長久地被口腔潰瘍困擾，就用這短暫而劇烈的陣痛來交換吧。

小心地將紫色的痱滋啫喱擠到棉籤上，甚至還沒有伸進口腔，但面部的肌肉就已經開始扭曲收緊，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痛楚了。棉籤向着患處慢慢靠近，

同一時間還要繼續做心理建設——畢竟避免疼痛是人的本能，主動給自己「找罪受」，需要大腦負責理性思考的部分不斷說服大腦負責本能反應的部分：一下就好了，只要一下就好了，今天疼這一下，之後幾天就解脫了。

痱滋啫喱接觸到患處的那一刻，疼痛經過神經「零延遲」傳遞到大腦，甚至可以感覺到患處的組織似乎被什麼東西融化掉了。在那短短的一瞬間，疼痛的感覺充滿大腦，讓大腦已經無暇思考……好在疼痛雖然「烈度」很高，但持續時間很短，很快就過去了。小心翼翼地用舌尖舔舐患處，居然已經不疼了，謝天謝地。

大集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